

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 新闻话语建构策略的文化规约

赖彦

摘要：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是新闻话语建构不可忽视的因素。文章从对话关系的主体间性特征入手，阐释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对话语建构制约关系的潜在规范。进而以《人民日报》国内版、海外版和英文网络版的标题话语为例，剖析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的定位取向对新闻话语建构的文化制约体现。

关键词：隐含作者；隐含读者；新闻话语；文化规约

作者简介：赖彦，男，副教授，文学博士。（浙江传媒学院 国际文化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2) 06-0032-05

话语转向是媒介研究的一个新视角^[1]，随着话语分析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语言学、语义学、文化或意识形态等角度对新闻文本进行话语解构^[2]。话语分析一方面强调话语的意义生成和交流关系，从而加强对影响文本生产、分配、消费、解释的认知以及社会文化情境的系统研究；另一方面，把话语实践的功能和策略建构作为分析的重心。然而，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是新闻话语建构不可忽视的因素。不同报纸的作者（记者/编辑）总是针对不同的目标读者采用一定的话语建构策略，隐性地表现各自的新闻报道立场与形象。那么，隐含作者的形象和隐含读者的定位对报纸新闻话语的建构策略具有怎样的影响作用呢？对于同一新闻事件的报道，不同报纸或同一报纸的不同版式，如《人民日报》的国内版、海外版以及英文网络版，在话语建构策略上又受到什么内外动因的制约？本文拟从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的关系视角和话语建构策略的文化规约对这些问题加以探讨。

一、对话关系的主体间性特征

对话主义（dialogism）意味着，“每一言语行为、体裁和语式，都承载着‘他者’的印记，不管‘他者’是直接的在场，还是隐含的或识解的在场”^[3]。在对人与人关系的定位中，人类所面临的基本关系除了传统的“我-它”的关系外，还有一种“我-你”之间的关系价值应当得到重视。在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本体论对话思想中，“我”不是把处于自我之外的一切当成是被经验、被分析、被利用的东西，而是把二者看作我与你的关系，彼此相互应答，相互作用，相互依赖^[4]。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对话关系就是在“我-你”两个主体之间发生的，“我-你”之间是平等的对话与交流，“我”不是居高临下或置身其外，而是全身心地与“你”做呼应。他认为，“在真正的对话中，我把对话中的同伴与作为与我共享这个世界的人相联系，我并不企图操纵我对话中的同伴，也不试图操纵我们之间产生的关系或会话。我细心地和全身心地倾听我对话中的同伴意愿与我共享的东西，并且在与我的同伴会话时，我努力把我自己的整个存在与他或她的整个存在相联系。因此，‘我-你’的相遇有助于建立和鼓励真正对话的态度。”^[5]

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对话理论也作了类似精辟的论述：“任何话语都是在对他人的关系中来表现一个意义的。在话语中我是相对于他人形成自我的，当然，自我也是相对于所处的集体而存在的。话语是联结自我和他人之间的纽带。如果它一头系在我这里，那么另一头就系在对话者那里。话语是说话者与对话者之间的共同领地。”^[6]在巴赫金看来，对话关系的主体间性不仅指一个

发话者与其他发话者即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话关系，而且应该包括发话者与其自身的对话关系。巴赫金从伦理学的角度把存在看作个人行为的产物，而并非通常所理解的客体的存在。整个存在被看成是同等的包含着自我与他者两人，我的存在是一个“我之自我”，我以外皆为他者“与我之他”^[7]。自我作为主体是一个生命存在的事件或进程，在存在中占据着唯一的、不可重复的、不可替代的位置，是一个确实的存在。然而，这种存在又是不完整的、片面的，因为每个自我在观察自己时都会存在一个盲区，就如同我们不可能看见自己的脸和后背一样，但是这个盲区却可以被他人所看见，这种独特的个体视野即为每个个体都拥有的视野剩余。这种情况就决定了自我不可能是封闭、完成、自给自足的，自我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他者，只有在他者的帮助下我才能展示自我，认识自我。他者在巴赫金的概念中主要并非一个实体概念，而它更多地表现在精神方面，指他人意识、他人思想，也可指思想的产品，即主人公和作品。他者、他人意识是作为与自我、自我意识拥有平等地位，同样价值的主体出场的。他者、他人意识是对话的基石，没有他人意识，对话就不可能存在，一切就只剩一个声音。“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8]

事实上，对话关系的主体间性在书面语篇和在口头会话语篇中同样显现出在场的作用。“一个书面语篇，即使表现出最为正式和抽象的特征，也都总是与其隐含读者合作，其影子的存在决定着对什么需作陈述、驳斥、解释、赞成或反对的默契理解，并随后影响具体表达方式的选择”^[3]。

二、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的潜在规范

在本质上，对话性并非文本中以引号标志的明显的对话，而是一种在各种价值相等、意义平等的意识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特殊形式，而这种对话性是叙事艺术的生命之所在。叙事话语文本是作者与读者对话的媒介，文本中的一切——话语、结构、创作方法，都处于两者的对话关系中。在叙事话语文本框架之内，西摩·查特曼（Seymour Chatman）提出了下列叙事话语的文本对话交际模式^{[9] (151)}，如下图所示：



真实作者和真实读者在话语实践上是不可或缺的，前者是话语的实际创作者，后者是话语的实际阅读者。两者在经典叙事学的研究中被排除在叙事话语作品的研究范围之外，作为外部要素。在叙事话语文本框架之内的交际参与者则是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和叙述者与受述者。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这一概念，实际上是韦恩·布斯（Wayne C. Booth）在其《小说修辞学》中提出来的，布斯将隐含作者称为作者的“第二自我”（second self）^[10]。根据这一观点，隐含作者诞生于真实作者的创作状态之中，通常被视为由读者从文本的所有组成成分中推理的和整体形象构建的，是“从叙述中归纳、推理出来的一个人格，这个人格代表了一系列社会文化形态、个体心理”。^[11] 隐含作者的概念被看作一套隐含规范，是读者把握和理解话语的产物。他是话语作为整体的控制意识，是话语中所体现的规范来源。

隐含作者通常在智力和道德标准上远远高于真实作者。真实作者服从于现实生活的变幻，而特定话语的隐含作者被构想为一个稳定的实体，在话语中理想地与其自身相一致。在话语建构中，“隐含作者通过整体的设计，借助所有的声音，采用它所选择的使我们得以理解的所有手段，默默地指导我们。”^{[9] (148)} 詹姆斯·费伦（Phelan）指出，“隐含作者是真实作者精简了的变体（a streamlined version），是真实作者的一小套实际或传说的能力、特点、态度、信念、价值和其他特征，这些特征在特定话语的建构中起积极作用。”^[12] 申丹也认为，隐含作者以特定的方式（“第二自我”的面貌出现）进行写作，通过自己的各种写作选择创造了自己的文本形象，而这种形象往往不同于此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面目，故构成了一种变体。^[13]

而隐含读者（implied reader）则在叙事话语文本中是与隐含作者相对应的。他是隐含作者心目中的理想读者，或者说是文本预设的读者。这是一种跟隐含作者完全保持一致、完全能够理解话语文本的理想化的阅读位置。隐含读者是依照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与文化规约的意义所形成的，并在文本中以

潜在的对象而存在。

新闻也即一种叙事，通过话语向读者传递新近发生的事实。因此，新闻话语的建构也就必然受到与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对话的某种文化制约。

三、新闻话语建构策略的文化规约体现

新闻话语所折射的作者形象和读者定位是与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主体间性对话的策略回归。由于篇幅所限，下文仅以《人民日报》国内版、海外版和英文网络版就同一新闻事件报道的标题话语语料为例加以分析。

2010年4月7日 星期三
第13581号
零售每份0.15元
广告刊例另议

**胡锦涛强调，要坚持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以解决影响和制约
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为重点，把开展学习实践
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运用
到经常性工作中去，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
水平，为推动科学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总结大会隆重举行

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

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出席 习近平主持

(1)

海外版
第13581号
零售每份0.15元
广告刊例另议

4版：外电称奥巴马将连任总统
5版：中国“人口红利”还能吃多久
6版：世博将带动中国
7版：巴拿马：大选后局势紧张
8版：“酷吏”调查 调查程序启动

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总结大会隆重举行

胡锦涛强调不断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

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出席 习近平主持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取得了重大成果。胡锦涛在总结大会上强调，要坚持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以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为重点，把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运用到经常性工作中去，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为推动科学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2)



(3) Chinese president hails effective study campaign, vows to enhance governance
(People’ s Daily Online, April 7, 2010) ①

上面 3 例为同一会议新闻事件的报道,《人民日报》国内版、海外版和英文网络版的标题话语却呈现了不同程度的表述策略差异。首先,从读者群定位来看,国内版和海外版因其隐含读者略有不同,国内版针对的是中国读者,而海外版针对的是外国华人读者以及懂汉语的外国读者。由于这一读者群的定位差异不大,因而其标题样式相同,即引题、主标题和副题俱全,仅话语语式稍有差异,国内版以粗体醒目的引题吸引读者关注会议名称“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总结大会隆重举行”,而海外版以粗体醒目的主标题吸引读者关注会议的主旨“胡锦涛强调不断提高党建科学水平”。但英文网络版由于针对的读者群全为外国读者,鉴于隐含读者完全相异,其标题样式和话语语式则全然不同,既没引题也没副题,仅有概述会议精神实质的一个主标题。这一策略变化与隐含读者的定位密切相关。

其次,从作者的形象来看,国内版和海外版除了主标题的话语内容有所不同以外,其引题和副题都相同,突出了会议名称和出席及主持会议的国家党政领导集体。从这一意义上讲,《人民日报》国内版和海外版都表明其话语建构策略体现了宣传党政集体领导作用的隐含作者形象。而英文网络版则完全删除了上述引题和副题的枝节信息,只用一个主标题表述了会议的主题信息,这一话语建构策略可以说又反映了中国注重集体主义而西方则不然的这一隐含作者形象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从权力距离而言,中国属于集体主义偏向,“中国古代社会强调的是国家、帝皇的权威;现代社会强调的是集体主义、集体力量。”^[14]而英美等西方国家则属于个人主义偏向^[15]。由此可见,这一策略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作用。

最后,从读者的认知特点来看,国内版的主标题话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表述的是比较笼统的会议主题信息,海外版的主标题话语“胡锦涛强调不断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表述的却是较为详尽的会议主旨信息,而英文网络版的主标题话语“Chinese president hails effective study campaign, vows to enhance governance”(中国主席欢庆有效的学习运动,郑重宣告提高执政能力)表述的则更为高度提炼的会议主旨精髓。斯考伦(Scollon)通过对标题话语的考察和分析认为^[16],按照西方记者的实践,多数英文新闻标题倾向于抽取新闻事件的要点^[16],被称为演绎修辞方式(deductive rhetorical mode),而中文标题则倾向于铺垫背景,并不提供深入的信息,使用话题的归纳序列(inductive ordering of topics)^[17]。因而这一策略差异表明新闻话语建构还受到不同隐含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的文化期待

① <http://english.cpc.people.com.cn/66102/6942272.html>

视域的制约。

达努塔·里阿（Reah）指出，“虽然某份报纸的特定读者的形象也许并不存在，但是报纸在撰写内容时就假定这类读者存在，而事实上也确有这么一群有着共同信念和价值观的同质群体。”^[18]

四、结 语

语言是一种社会媒介，它塑造社会及其个体，同时个体又重构社会。透过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的对话关系，新闻话语的真实作者可以与真实读者实现话语文本意义的主体间性对话交流，而且只有将整个交流过程看作一个双向交流的互动过程，才能更好地描绘和说明新闻话语建构的不同策略体现，也才能更为有利地把握新闻话语的分析和理解。巴赫金指出，“对话生生的言语、活生生的表述的任何理解，都带有积极应答的性质（尽管这里积极的程度是千差万别的）；任何理解都孕育着回答，也必定以某种形式产生回答，即听者要成为说者。”^[19]新闻话语的建构离不开对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的积极理解与对话。隐含作者的文化规约和隐含读者的定位取向是新闻话语建构策略的主体间心灵对话的回归。

参考文献：

- [1] 李岩. 话语转向：媒介研究的新视角 [J]. 中国传媒报告, 2010 (1): 31.
- [2] van Dijk T A. News as Discourse [M]. Hove and Lond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1988: 175.
- [3] Gasparov B. Speech, Memory, and Meaning: Intertextuality in Everyday Language [M]. Berlin/New York: De Gruyter Mouton, 2010: 12-13.
- [4] Buber M. I and Thou [M]. R. G. Smith (Tran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8: 22.
- [5] Gordon H. The Heidegger - Buber Controversy: The Status of I - Thou [M]. London: Greenwood Press, 2001: 140.
- [6] 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第二卷）[M]. 李辉凡等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230.
- [7] 夏忠宪. 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23.
- [8] Bakhtin M. M.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M]. In C. Emerson (ed. and tra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252.
- [9] Chatman S. Story and Discourse: 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 [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8.
- [10] Booth W C.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2nd Edition) [M].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71.
- [11] 赵毅衡. 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10.
- [12] Phelan J. Living to Tell about It [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45.
- [13] 申丹. 再论隐含作者 [J]. 江西社会科学, 2009 (2): 32.
- [14] 蔡基刚. 英汉写作修辞对比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7.
- [15] Hofstede G, Hofstede G J.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 (2nd Edition) [M]. New York: McGraw Hill, 2005: 83.
- [16] Bell A. The Language of News Media [M]. Oxford: OUP, 1991: 188.
- [17] Scollon R. Generic variability in news storie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a contrastive discourse study of five days' newspapers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32: 6761-791, 2000: 763.
- [18] Reah D. The Language of Newspapers (2nd Edition) [M]. London: Routledge, 2002: 36.
- [19] Bakhtin M M. Speech Genres and Other Late Essays [M]. C. Emerson & M. Holquist (eds.). V. W. McGee (tran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6: 68.